

# 云湖之韵

□刘元举

江南之茶，唐人首选阳羡。

阳羡，乃宜兴的古称。唐朝中期时，由于茶圣陆羽和常州太守李栖筠等人的倾情举荐，阳羡茶纳入贡茶，并在唐朝达到鼎盛，而后又被历代朝廷列为贡茶，直至清乾隆年间。据载，仅明代洪武年间，这里运出的贡芽茶便有40斤，叶茶呢，竟有一万三千斤。真是“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。

宜兴的西渚镇，茶禅文化相融天地，这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，也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茶与禅的胜境，构成了得天独厚的特色。这一切均与云湖分不开。

云湖原名横山水库，顾名思义，是把当地的横山拦起来，筑坝蓄水。那时候没有先进的工具，大坝全靠人工血汗堆起。据说星云大师来了之后，将名字改为云湖。云水相依，云水襟怀……

真正领略云湖之妙，还是从当地一位摄影家的照片里。他

叫万正初。在我们住的“水墨田园”酒店房间桌上，摆放着一部精致的《云湖读本》。各种美图美文。书中的照片，逐一展示出这方天地的魅力——水幽留云，白鹭翩翩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。其中一幅俯拍的西渚景观的照片简直就是一幅重在写意的山水国画，意境深远。那种飘渺蓬松的晨雾，呈一种墨状浮游，在房子与树木的行距间分分弥漫，间隔飘游，欲散未散，灵如蝶翼的流动与凝固，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绵绵内蕴。这种水墨笔致，是国画的传神写意，也似一首轻盈的乡间晨曲，如雾如纱，美妙奏响。怪不得这个酒店取名“水墨田园”。

万正初说，要想看到这种水墨田园风光，只有每年的三月或十月，而且，要逢水雾天气。为了拍好云湖，他起五更爬半夜，守着这片云湖。他拍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哪怕一朵白云，一片羽翼，都弥漫着诗情禅意。

马勒一生都在这个湖边的小木屋里，埋头创作。我们那天朝拜的那个小木屋是在山上，从小木屋的后窗树林的枝叶缝隙间，可以窥见一线湖水。沿坡而下，就是当地最大

的湖泊沃尔特湖。马勒灵感就是在湖边储蓄着，迸发着，喷涌出了第四、第五和第六交响曲。

夜色中湖面有着极致的安静。感觉到那湖面是阴阳两界交流之处。上帝在这样的地方布施是极吝啬的。特殊瞬间，特定人物，特殊敏感，如果你能感受到与灵魂对话，那么你一定获得异禀。

那个夜色的湖面让我进入了冥想之境。但，这还不是最神奇的。翌日凌晨，为了看湖面上日出，我起了个大早。湖面上有气雾升腾，迷蒙间，看到了一个小渚，上面棍状立着一个人，长发披金，飘洒如云，宛若女神。起初以为是幻相，及至这个“小渚”拨开云雾，渐渐显露真形时，我一下子惊呆了！

这是一条平板小舟，上面站着一个仅着三点式的美女，笔挺立在上面，手执一根划杆，一团仙气随身缭绕。

这飘来的美女，惊艳得如天外来客，或者说是来自油画中

的神话女神，整个湖面无法平静。她的腿好长，其肤色呈日晒的棕色，油亮着一团光晕，还没等看清她的脸，她纵身一跳，湖水荡起许多朵玫瑰般的浪花……

许多艺术家都喜欢择湖而居，寻找宁静，寻找灵感。且不说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仅说中国有位年轻的指挥家在德国留学期间，苦于触摸不到勃拉姆斯的音乐真谛，他利用一个假期的时间，来到一个勃拉姆斯居住过的湖畔，日夜在湖边漫步，感受勃拉姆斯的气息。后来，这个指挥家得到灵感，不仅指挥勃拉姆斯作品有如神助，对所有德奥风格的作品，都挥洒自如，才华毕现。

湖水有灵性，尤其对于敏感的人。眼下这座有着云湖的茶乡小镇，之所以倾力打造茶禅文化，其意就在此吧。

正如当地一位文人说：西渚的风貌，由水勾勒和描画，由水赋予其灵性。

秦始皇去世后，另一套新的书体——隶书，也逐渐进入当时的社会，取代了小篆。不管是圆体还是方体，隶书都有它独树一帜的风格。隶书只要掌握横竖两个字，就能写出流畅的线条，从而达到美观的效果。

## 西行寻踪“芡实鸡”

文/图 陈卫国

盛夏，骄阳似火。

驱车从广州来到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。这里位于西江下游冲积扇平原，自古以来就是水草肥茂之地，放眼望去，连片的池塘铺满浮于水面呈椭圆肾形的叶盘，深绿色，多皱褶，布满刺。其中冒出来一枝枝像睡莲般的花朵，小巧精致，鲜艳夺目。沙浦镇盛产芡实，田野遍布大大小小数千亩芡实塘，每年4月至9月，远方一种珍稀的候鸟——水雉会迁徙而至，在布满刺的芡实塘中觅食。据说，沙浦是我国重要的水雉分布和繁殖地。而在10年前，由于它周边一些地方的土地改变了用途，致使大量芡实塘消失而水雉被迫另觅别处栖息，沙浦也就成为水雉在广东少有的幸运之地。

宽阔的芡实塘，密密麻麻的绿叶在烈日下泛着耀眼的光芒，成群的白鹭，还有池鹭和夜鹭混迹其中，要想发现娇小玲珑的水雉实在不易。在一处先前被同伴发现水雉而视其为“福塘”的芡实塘，果然给我们带来了惊喜。透过望远镜头，远处一只水雉迈开枯枝般分叉的长腿轻盈地在叶子上潇洒地行走，身披靓丽的繁殖羽：白色与棕褐色相间，颈部后端有一截金黄色的羽毛，一条分叉的长尾羽迎风飘扬。气质优雅，体态柔美，难怪人们称之为“凌波仙子”。它时而啄食叶片上的生水植物或昆虫，时而啄食芡实花朵的心脏，慢慢走远，渐渐消失在芡实塘的深处。

在典三村，村民阿梁夫妇种植了数十亩芡实，还租了几口鱼塘养殖莲藕海内外的当地特产文房四宝，到了入秋鱼儿肥美时，他会兼营餐饮，还晾晒鱼干提供给顾客。阿梁待人热情，邀请我们到其工棚喝茶歇息，他告诉我们，不远的一湾虾塘有“芡实鸡”活动。他说的“芡实鸡”即是水雉，因其多在芡实塘出现外形像鸡而称之，当地还有人因水雉的叫声称它“噢唔鸟”的。

水雉生怕声，若受到惊吓就会迅速逃离。我们不敢声张像“鬼子进庄”般悄悄地摸过去，还真有一只水雉浮在水藻上悠然觅食，它体形较大应该是一只雌鸟，长长的尾羽垂到水面，与水中的倒影形成一个完整美妙的椭圆形。过了一会儿，从旁边的芡实塘飞来另一只体形较小的水雉，降落瞬间，它不断扇动被晨光穿透的雪白翅膀，细长的双腿像跳舞舞似的变换轻盈的动作，收翅减速瞬间便稳稳地落到水藻上。它来回走动，啄食

的频率明显快速，很快又飞回芡实塘中，如此往返数次。我猜测，这是一只抱窝孵卵期间出来觅食的雄鸟。

那几日，我们接连观察到水雉的踪迹：亲鸟带着数只长着浅黄色短羽毛的幼鸟在芡实塘觅食；几只成鸟降临水草丰美的池塘惬意地洗澡；旷野中不时传来它们独特的“唧唧唧”的鸣叫声。

沙浦友人阿友，两年前和搭档一起到广西贵港投资种植芡实，他说那里也有水雉，还用手机拍到水雉卵呢。于是，我们继续西行寻觅其踪。

位于郁江畔的贵港市太平村，一些田地因常年浸水而无法耕种，阿友他们利用这些撂荒低洼田种植了700多亩芡实。作为当地芡实产业扶贫基地，广袤规整、长势喜人的芡实塘，不仅可为当地村民带来经济实惠，也为引来水雉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。我们跟随阿友踏着雨后泥泞的田埂，四处寻找水雉的踪迹，很快就在芡实塘发现了它们，还从飞翔的鹭鸟中辨认出水雉的身影。

“照的是什么呀？”有村民看我们在田间拍摄好奇地投来疑惑的眼神，当看到水雉美丽的画面，他说过去从未见过这种鸟。在一旁劳作的阿意说：“现在这种鸟多起来了，有时距离人很近它也不飞。”“水雉应该怕生啊。”我不解。不远处一只水雉趴在芡实叶上，看到我们却没有马上离开，我们驻足观察不停的拍摄它也无动于衷。过了一阵子，它慢慢站起身，这才飞到附近觅食去了。不一会儿，水雉返回，又俯下身体继续趴着。奇怪了，难道它在孵卵？透过相机放大的画面，我惊喜地发现，一枚梨形咖啡色的水雉卵就在它的身体下面。

据资料介绍，水雉一般每窝产卵4枚，由雄鸟负责孵卵，孵化期为24天左右。雏鸟出生后，很快就会跟着雄鸟觅食，数周后便能飞行。眼前这只雄鸟孵化的只是雌鸟产下多窝卵其中的一枚，雌性水雉“一妻多夫”，与不同的雄鸟交配产下卵后，即由不同的雄鸟分别孵化育雏，可以想象还应有其他雄鸟在孵卵。果然，我们又在另一片芡实塘发现了孵卵的水雉。观鸟期间，我有幸拍摄到水雉雄鸟求偶时的“炫耀跳舞”，拍摄到水雉叼着空卵壳起飞、飞行、降落的过程，还拍摄到十数只水雉幼鸟在不同的芡实塘中觅食。

在太平村，偶遇当地年轻的龚副镇长和驻村扶贫干部小林，我们聊到了芡实种植和水雉保护的事情，期待来年季节轮回时，人们能够看到更多水雉的倩影！



珠海经济特区（油画）

□冯少协

## 书法家语

□唐朝人

去年在中山参加一次老“星友”（当年同在农垦系统的知青）聚会，由当年被誉为“知情领袖”的伟泉兄张罗，并在他的庐舍饮茗叙话。好几年前我给他写过一纸陶渊明的《饮酒》诗，如今他从匣中检出，说“正合孤意”，遂裱挂起来。他说的“合意”是指诗中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之意韵，与其自序座退下后执意从繁华的省城归作“田舍翁”之愿景甚合。

座中英杰兄说他卸任后也爱玩玩书法，聚会后他给我发来一幅只有“霞光”两字的行书。我看一看还不错，刚健灵动，不染流俗。于是给他回了“好”的赞语。为了不使他认为我是说的“面子”话，还补充了一句：简单地说，一是有个性，二是耐看，合乎这两点就基本算得上一幅好字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们都在建设兵团一团共事，英杰兄是“带刀侍卫”（警通班长），我是新闻报道员。兵团改制后各奔东西，一晃四十余年，没想他干起了大事业，成了“船老大”——中海海运的老总，每天指挥着成百上千条万吨（大者三五十万吨）巨轮，在茫茫无边的大洋中乘风破浪，为祖国现代化输油送料。而我仍干“为人作嫁衣裳”的老本行。看“霞光”二字，颇有儒将风度，就知其玩得甚为得心应手。

前不久，英杰兄又发来“当代草书三家联展”的几幅字给我看，并说其中一位在开

幕式上说：“他们不好意思说，其实我们在好些方面都已经超越了古人。”我左看右看，硬是看不出写的是什么，就像秋风吹折的芦苇横七竖八架在宣纸上。曾几何时，为了出彩，为了效益，不少人都在变着法儿玩“出新”，甚而以写丑字、怪字为美，让人看得直摇头，书法简直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更有打着“书法是线条艺术”的幌子，说看一幅字只须欣赏线条就够了，这还不至于认得是什么字。这还叫汉字书法吗？即便狂草，不求每个字都认得，但一行下来总该大致可辨吧。不然，何异于绘画？不知道这几幅草书是英杰兄特意挑选的，还是随机下裁，若都这般模样，那真是让人“刮目相看”了。于是我给他回了这么一句：“如果说鬼画符也算书法，那确实超越了古人！”他也很快发来三个字：“说得好！”看来，他也认同我的观点。

在大伙都在拼命赚钱致富的当下，人的心性难免浮躁，好说诳语，喜欢吹嘘，自诩大师者并不少见。然而，说书法已经超越了古人，我还是第一次听闻。如果说农业超越了古人，商业超越了古人，科学技术超越了古人，我想读者不会有异议。但说文学艺术（含书法）已超越了古人，就只会惹人嗤笑。人类社会发展，并不是一切都超越了古人的，比如文章超越了司马迁？小说超越了曹雪芹？诗歌超越了李白？绘画超越了石涛八大？至

于书法，就不要说什么书圣草圣了，我看就连近人林散之怕也未必能接其踵。

我又想起前不久的一个论坛上，当谈到一些书法界大佬的作品售价动辄十几二十万元一平方尺时，美术评论家陈传席当即厉声呵斥：“你们这些胆大包天，书法卖得比明清人的还要贵！”看吧，若按这些价码，一张四尺斗方就可抵两斤黄金！如果让“数纸尚可博白鹅”的王羲之闻知，真不知作何感想。其实，这不是自我膨胀就是自欺欺人。更怪异的是，以职位论价似乎成了“书市”的潜规则，还美其名曰“市场经济决定”。难怪此前报道，某省书协竟有副主席（含名誉）六十几人之多。

有一“星友”对我说，古代如王羲之和欧虞颜柳一个都是业余写书法，而今天的书家大多是专业的啊，无忧无虑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写，怎么就超越不了古人呢？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。但我想至少在现今乃至能想见的将来是这样。故还是忌一些名家大腕，不要由着性子妄自尊大，尽量沉住点气，谦虚一点，收敛一点，多写几张好字，把价钱压一压，卖给喜欢书法艺术的普罗大众欣赏，就像李白称贊怀素“湖南七郡凡几家，家家屏风书遍”那样，不是很好吗？当然，要是财大气粗的主儿，把你价码挑得再高也罢，一个愿挨，一个愿打。只是千万别乱叫嚷，吓着一些囊中羞涩的胆小的人。

## 我的第一本书帖

□小黑  
[马来西亚]

第一本书帖是随着升上小学五年级而出现在我的小书包里的。

我们对于这一本书的出现是颇为兴奋的。有几个原因：第一，书本的编排格式和一般练习簿本不太一样。它的版本是正方形，内里又印有正方形的小格子。我们是要写在小格子里吗？还是写在大方格里呢？第二，孤陋寡闻的我们也不会想到这是以墨来书写的功课。

是的，那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帖，欧阳询的《醴泉铭》。他是正楷高手，号称“正中第一”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事实上我们虽然远离祖国，但是前辈在策划华文教学大纲，是很认真进行的。

也许因为小学时候学过书法，年轻时候就开始收集书帖。当我们到中国旅行，最高兴的就是购买字帖，满足我和太太的需求。有几套书是我非常满意的，那就是各年代著名的碑刻；我还收集了《三希堂法帖》及《淳化阁法帖》，每一套都那么厚，古典且便宜，是太太每次乘到中国开会之便千辛万苦扛回家的战利品。近几年，希望认识隶书书法系统在汉唐这个阶段有何表现，这些年购买的书籍正好派上用场。

秦始皇去世后，另一套新的书体——隶书，也逐渐进入当时的社会，取代了小篆。不管是圆体还是方体，隶书都有它独树一帜的风格。隶书只要掌握横竖两个字，就能写出流畅的线条，从而达到美观的效果。

撇捺点钩，即涵盖了所有的笔画。真是简单利落。而且，要妩媚有妩媚，要阳刚有阳刚，真令人叹为观止。《乙瑛碑》《张迁碑》《曹全碑》《礼器碑》等碑帖让人目不转睛。看看周围和中华文明一同崛起的文明，中国的文明进展得多么稳健呀！

隶书崛起于小篆以后，经过汉朝的风靡，前后不过四百年左右便走下坡路，被唐朝的楷书渐渐所取代。

有几个条件是使用隶书的读者所必须关注的。比如说，隶书的使用者强调“蚕头燕尾”、“一波三折”，隶书的文字比较扁长，所以有一定的特色，而且要藏锋，又要露锋。虽然如此，隶书还是不能普及化，因为它写起来速度比楷书来得缓慢。市场上使用楷书是必然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特意开班教导隶书。因为它优美的字体，值得强力推荐。

隶书和后来的楷书并没有太大差别。当然，因为是第一次接触，会有些生疏，只要多背几次条规就能掌握。在马来西亚的华裔社会，有个约定俗成的条规，报章的讣闻一般都是以隶书书写。也许这是隶书对社会的最后服务？这对《张迁碑》《礼器碑》来说是多么委屈呀。

甲子年前我接收第一本书帖，蹒跚前进。时光飞逝如斯，六十年过去，刻碑上的文字拓印成书，我的第一本字帖依旧美丽迷人。

## 牵面匠

□杨德振

在大别山里，“牵面匠”是一门专门帮普通人家做面条的师傅的通俗称谓，它同篾匠、瓦匠、木匠、铁匠、油匠、漆匠、裁衣匠一样，是靠手上功夫走村串户，糊口并养家的“手艺人”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几种手艺人农村里非常“吃香”，颇受大山里人们的敬重和追捧。

那时候，我的父亲二十六七岁，他本是大队的团委书记，因为家中负担重，我们姊妹多又年幼，他想利用身强力壮的时候多干点活，自己制作面条，便自学木匠和瓦匠手艺，自己盖房子，还自制纺织机、风箱机和桌椅板凳等家具；最成功的手艺“转型”，还是他自学成才、成为远近闻名的“牵面匠”。

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但看到能工巧匠做什么，他只要看一回，回来便“照葫芦画瓢”，一学就会，一做便像模像样。他不曾拜师，也省了要跟师傅学艺三年的工夫。在大别山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无论学什么手艺，都要跟师傅学三年，同吃同住；给师傅早晨要打洗脸水，晚上打洗澡水，白天还要端茶递烟，盛饭点烟，伺候师傅，边干活边学技术；且三年中所有跟班劳务费归师傅所有，学徒分文不取。父亲想到全家六口人，只有两个劳力，去做学徒，时间在家境上熬不起、等不及，便偷师学艺，边干边学，不仅自制了烘晒面团的大温箱、方竿子、案板等木器用具，还卖柴买了一口揉面的大土钵子，先拿自己开荒种的小麦打成粉子，做起了牵面的“试验”。

牵面的季节，一般是在隆冬时节。早晨四点半左右，天寒地冻，水冷刺骨，上小学的我便被父亲叫醒来帮忙揉面团条。这个环节，没有三个人一起协调进行，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，父亲又不好找别人帮忙，免得又欠别人工钱，只有叫我母亲和我这个老大起床帮忙。昏暗的油灯下，我一边揉面团，一边打瞌睡；脚杆有时站久麻木了，也只能用力不停地蹬，直至熬到东方鱼肚白，这道工序才能完成。

随着农村实行土地责任制，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，乡亲们手上的积蓄多了，直接到商店里购买面条变得简单和容易，父亲便“失业”了，同其他行业手艺人一样，手艺渐渐荒废了，传统扯面的场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手艺活也退出了历史舞台；但是，父亲那种为摘掉贫困“帽子”而战的实干吃苦精神和勤劳朴实的品质却永远不过时。

拉扯面条也是一项细活，快

## 文讯

“首届现代诗歌·古典诗词笔会”在清远举行

共赴诗歌之约

10月15日-18日，“清远首届现代诗歌·古典诗词笔会”在清远举行，来自省内外的嘉宾和清远诗友70余人，共赴诗歌之约。本届笔会由清远市文明办、市文联、清远日报社指导，清远诗社主办。以“绿色的城·绿色的诗”为主题，在阳山、连州等地进行了采风，游览清远风景名胜、古驿道和美丽乡村建设情况，感受清远的绿色生态、历史人文和乡村振兴。

开幕式上，与会嘉宾围绕清诗发展、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关系、生态诗歌等主题进行了探讨，与会嘉宾点赞清远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绿色之美，点评了当代诗歌

创作与清远之间的良好共生关系。

“疫情之下，诗歌何为？”清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文明办主任戚华海在开幕式上谈到，希望诗人们用诗歌传递信心，凝聚人心，用诗歌来疗愈、引导人心，传递抗疫精神，创造能够体现